

求职大学生李文星之死

他性格温和,但拧起来“拦不住”

在认识李文星的人描述中,他性格有些内向,但对身边亲近的人都很好。村支书老李回忆,他“话不多,挺温顺”。李文星的双胞胎妹妹李文月对媒体形容,“哥哥是一个温和的兄长,即使被我惹生气,他也从来不发火。”

陈远(化名)是李文星的大学同学,今年两人又在北京合租一间出租屋,每天的相处和一次次深夜卧聊中,他明显感觉到,表面看似平静又善解人意的李文星,在人生选择上始终有着自己的坚持,“其实挺固执的”。

李文星来自山东农村,“家境很一般”。后来陈远才知道,东北大学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其实是李文星的第二志愿,“他心气儿高,第一志愿是想学计算机。”

两人所学的这个专业,每年学费只需2500元。大学里,李文星没有申请助学贷款,而是利用课余时间做家教勤工俭学,“每次能挣40元~70元不等,算是挣点生活费”。

毕业后,李文星对同学和亲属都多次表示,自己不愿意从事所学专业的相关工作,“他还是想做跟计算机相关的工作”。李文星到北京学了几个月JAVA编程,随后在一家信息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开发工程师。但两个月后,他因“个人原因”辞职。“可能是薪水太低吧,听说每月只有2000元。”陈远猜测。

起初,李文星住在堂哥在北京的家里,后来陈远也到北京找工作,两人便在天通苑附近合租一间出租屋,每月每人800元租金。他曾对陈远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不希望求着、靠着别人”。

通过网络招聘平台“BOSS直聘”,陈远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李文星沉不住气了,此前他到北京学编程的1万多元学费是向家里要的,辞职后身上的积蓄也渐渐用光。那段时间,李文星每天就是坐在电脑前刷各种求职信息,“他一心想快点找到工作,越来越急迫。”

5月15日,李文星也通过“BOSS直聘”找到一份工作。一名自称“北京科蓝”公司的招聘人员跟他取得联系,但事后发现,这是一家冒名的“李鬼”公司。

几天后,该招聘人员电话面试李文星后,让他马上到天津高新区报到,并称天津项目为期一个月。

李文星跟陈远讨论过这个工作机会,也有过些许犹豫。陈远对这个去异地的招聘信息提出了怀疑,但李文星“太想要一份工作了,心很急”。陈远记得,李文星曾拒绝过一家在天津的单位提供的工作,可这一次,他没来得及打听这个公司的背景,就背着电脑和简单的衣物,买了一张高铁车票从北京直奔天津。

陈远形容他这一次,“特别拧,拦不住”。

行为反常 疑被传销组织控制

5月20日,只身到天津应聘后,李文星变得让身边人都不认识了。

他隔很久才会在微信上回复陈远一个“嗯”;妹妹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另一头的态度特别冷淡。前一天他还给陈远和妹妹分别用微信发过自己的定位,位置信息显示为静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商业广场;第二天又告诉陈远自己离开天津去石家庄了。

事发后,陈远和李文月都认为,这些反常的举动就说明他一到天津就被传销组织控制了。

“微信总是不回,电话态度冷淡,是被控制的典型特征。”听说“李文星案”之后,如今在北京工作的26岁的于海后背直发凉。去年夏天,他曾被多年未联系的同学通过QQ聊天骗到天津静海落入一个叫“蝶贝蕾”的传销组织中,经过一个月的“隐忍挣扎和斗智斗勇”,他不断找机会向同学和亲人发出各种求救信息,才最终获救。

《中国青年报》胡春艳

李文星的母亲怎么也想不到,会这样迎接自己唯一的儿子、那个被全村人都认为“最有出息的好孩子”回家。7月22日,在全村人的唏嘘声中,李文星的叔叔和姑父用一个双肩背包把他的骨灰背回了老家——山东武城县郝王庄镇仁德庄村。

上一次李文星在村里被如此瞩目,还是2012年他以630分的高分考上东北大学时。“从农村考上名牌大学的,一共也没几个。”村支书老李说。

老李是看着李文星长大的,“这孩子懂礼貌,见到我就打招呼,从小成绩就好,不让人操心。”到现在他也不明白,这么好的孩子,到底是怎么溺死在天津的一个水坑里的。

记者8月3日凌晨获悉,根据警方调查,李文星生前确系陷入了一个名为“蝶贝蕾”的传销组织。



他回忆,同学让他先到天津西站又辗转到静海火车站后,见到了来接他的几个男子,“20多岁,4个人,说是替我同学来接我。”随后,其中一个男子便借口要看于海手机里都存着哪些好听的歌,把他手机要走,就不再还给他。“之后,我朋友、亲人给我发微信、QQ,都是他们替我回复,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他们会打开免提,在一旁指示我如何回答。”李文星的反常举动,和他当初深陷传销组织时十分相似。

陈远说,5月25日,李文星突然微信联系自己,称要借500元。陈远当时有些迟疑,让对方语音说话证明一下是本人,很快收到李文星的语音回复“你转到我支付宝里就行”,陈远没听出异样,转了500元给李文星。

又过几天,李文星再次微信联系陈远。连着说了几句平时两人不太说的话,“在吗?”“吃了吗?”随后又开口借钱,说还蚂蚁花呗。同一天,李文星的另外一位同学也收到他的借钱消息。

去天津之前,李文星从未向陈远借过钱。熟悉李文星的同学都知道,“他自尊心强,从不找人借钱”。然而就在大家心存疑惑的时候,当晚,李文星本人给同学们分别回了电话,回复很简单“我没什么事”。

李文星家人事后告诉陈远,他还曾给家里打电话问家里的电话号码。而李文星拨给家人的最后一通电话,是7月8日晚上9点多。他电话里说了一句:“谁要钱也别给!”

这或许是李文星向家人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6天后,7月14日,在静海区北外环南侧100米,西外环西侧附近的一处水坑里,李文星的尸体被当地群众发现。经消防队打捞,在随身物品中发现传销笔记和身份证,显示人员为李文星。

根据天津静海市公安局“关于李文星非正常死亡警情说明”,其衣着完整,经法医对尸表进行检查,未发现外伤。7月20日,经家属同意,对李文星尸体进行了解剖尸检。经检验,李文星符合生前溺水死亡特征。

生前误入传销组织“蝶贝蕾”

根据警方调查,李文星生前陷入的名为“蝶贝蕾”的传销组织,是个非常顽固的在各省流窜的传销组织,2006年网上便已出现该传销组织的相关新闻。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反传销人士告诉记者,这个“蝶贝蕾”传销组织在中国北方浸淫多年,“在天津静海区盘踞很深,大港区、西青区等地也都有聚集点”。

警方通报称,河南男子杨某(23岁,传销组织人员)伙同陕西男子陈某(24岁,传销组织人员),利用手机和邮箱在“BOSS直聘”上冒用科蓝公司之名,发布虚假招聘信息,李文星投发简历后,陈某即与李文星在网上进行了接触,以高薪待遇骗取李文星信任。

李文星于5月20日乘坐高铁从北京到达天津南站,由陈某的委托人张某(男,24岁,江苏省连云港市人,传销组织底层骨干人员)接站。之后,按照传销组织寝室长胡某(女,20岁,江西省人)要求,由几名传销人员将李文星控制。

警方目前仍在对李文星到达静海后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对溺亡现场周边的摄像探头进行调取辨看,查找线索,并查找李文星生前联系人中的可疑人员的下落。

6月18日,闵某(男,24岁,上海人)等10名被困传销组织人员被静海区公安分局城关派出所从传销组织中解救,闵某称其6月与李文星一同被困在静海镇杨李院村一传销窝点中长达一周,至闵某被解救前两日,李文星被传销人员转移至其他寝室。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6月18日被解救的10名被困人员了解情况,力争发现李文星被转移寝室的相关线索。

警方从李文星的尸体上找到的记录本中记录的内容疑似传销组织的洗脑内容,根据以往掌握的传销组织的特点,新人员进入传销组织后先要被控制、洗脑,控制期间没收手机、身份证和钱物,洗脑完成后,对传销活动予以认可,便可随意出入。据此,李文星死亡前或已是传销组织中可自由活动的人员,警方结合尸检认为他杀可能性不大。

经过20天的工作,此案已被警方立为非法传销案件进行侦查,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案嫌疑人陈某、张某刑事拘留。